



↑眷村巷弄雖然簡陋，卻充滿人情溫暖。



難忘眷村童年的元宵節

文、圖／曾明財



↑元宵節在眷村提燈籠。



↑五權路 259 巷是眷村的主幹道（1986 年）。

→家庭主婦一早將上市場買菜，也有人已買完菜在聊天。



←光大一村巷弄情景。



←眷村小客廳喜氣洋洋，準備迎娶新娘（1987 年）。



↓香腸臘肉是農曆過年眷村最應景的畫面。



→竹籬笆在 60 年代仍是光大新村特色。

位於臺中市北區五權路和中清路口的「光大新村」，一九九〇年之前是空軍老舊眷舍，包括光大一村、二村、三村，合計約二百八十戶。農曆過年特別熱鬧，小孩子尤其興奮，從除夕夜開始，一直要玩到元宵節，才算圓滿落幕。

過年前一個月，一如既往，眷村太太們就要忙著灌香腸、做臘肉，然後準備殺雞殺鴨、買菜買肉。除夕夜開始，家家戶戶熱鬧不已，除了穿新衣新鞋、互串門子、大吃大喝。大人打麻將和賭牌居多；小男孩則人人一把玩具手槍，相互追逐，還有玩單響砲、冲天砲、水鴛鴦等；女孩們也有各式團體遊戲。

提燈籠 深入祕密基地

村內慣例要鬧到大年十五的元宵夜，也因此年初五以後，縱使大人們已正當到水溝機場上班，大家心態上還是很輕鬆，仍有過年感覺，元宵節則達到最高潮。

每家小孩都會忙著自製燈籠，一九六〇年代中期，還沒有大型花燈概念，普遍做的是可以點蠟燭的小燈籠，製作器材包括薄紙、奶粉罐、白蘿蔔、南瓜或其他，有各式各樣的造型。

當天晚上，我們往往事先約好時間、地點，各自在家吃飽飯，集合後分組，由幾位大孩子高舉熊熊火把，率隊往不同路線前進，最後在特定地點會師，再一起放鞭炮或玩遊戲。

某年元宵夜，一群小孩子集合後，先從光大一村往二村遊行一圈，然後進入二村大門旁的防空洞。原本防空洞晚上

黑漆漆，有點恐怖，小孩子平常都不敢接近。這一晚大家提著燈籠，每人以不同燭光角度，將洞內照得通明，壁上更顯出各式燈籠罐底圖案，影子忽大忽小、忽遠忽近，彷彿有神秘儀式感覺。後來，我們再轉往二村大門口對面，也就是五權路的防空洞，這個防空洞平常白天有乞丐出入，做為避風避雨之處。我們以前曾向一位衣衫襤褸的臺灣婦人丟過石頭，當晚借眾人一起提燈籠的膽，深入此祕密基地，大家都緊張，幸好沒撞見她。

踢罐子 玩躲貓貓遊戲

集體提燈籠遊行的過程，中途會停下來，玩「官兵抓強盜」或踢罐子「躲貓貓」遊戲。那年代，眷村路燈不普遍，許多地方還很暗，有很多可藏之處，當官兵的一方則提著燈籠照明，四出追捕強盜。晚上一個人躲在某角落黑暗處，四周若無住家燈火，心情緊張又恐怖，玩起來很刺激。

我最懷念的是踢罐子，大家輪流拿出自己的奶粉罐燈籠，抽中當「鬼」的罐子先置空地中央，由眾人指定一名代表用力踢得遠遠，大家迅速逃躲各處。鬼將罐子取回放在原地後開始抓人，只要逮到任何一人，即換那人當鬼。但若鬼外出抓人，置於原地的罐子又被踢開，縱使他逮到別人也不算，遊戲要重新開始。

也因此，比較厲害的鬼，要懂得保護置放地上的罐子，不能亂跑，以防萬一。發現最有可能目標，要迅雷不及掩耳地奔往逮獲，馬上換另一人當鬼。

比較笨的鬼，罐子常被踢得東倒西歪，甚至連續被好幾個人踢得扁扁，都還是逮不到人，奶粉罐燈籠最後也報銷了。

各路人馬最後會師地點，是在三村旁邊的臺中二中操場，我們從英士路前進途中，偶爾會碰上臺灣人社區孩子也提燈籠玩耍。有的眷村大男孩很調皮，故意以奶粉罐燈籠碰觸對方的紙燈籠，讓對方蠟燭倒落了起來，挑釁成功，則開心勝利離去。

黑夜中，眷村孩子和臺灣人社區孩子分布操場四處，各式燈籠有如螢火蟲一閃一閃，蔚為美麗景觀。有人開始放鞭炮，或故意搗蛋以冲天砲飛向附近民家及人群多處，甚至害二兩位小孩的紙燈籠焚毀回家。

後來的元宵節，市面開始賣塑膠燈籠，有飛機、米老鼠、玩具等造型，多數甚至不用蠟燭，另裝電池的小燈泡，永遠不怕被風吹熄，但用燭光點燈籠的懷舊氣氛已淡。

一九七〇年，我念國小高年級之後，對元宵節興趣漸漸減弱，同齡層的眷村孩子也很少一起玩踢罐子遊戲了；反而是我陪著妹妹提燈籠，偶爾因應她的童稚天真，重溫眷村孩子以前遊行舊路線。

（作者速寫）民國四十八年出生於臺中，國立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畢業，曾任職新聞界與非營利組織。由於曾明財的父親在一戰末期是日軍航空修理廠技工，戰後擔任水溝機場機械士，後以上士退伍。曾明財因此在眷村出生長大，生活近四十年。